

陳濟棠·沈鴻烈·盛世才

許正直

陸海軍上將主農政

民國三十年一月，我到國民政府農林部充任秘書。農林部是新由經濟部分出來的一個機關。

農林與工商本是經濟事業中的幾個主要部門，在中央的行政組織中，有時合併為一個機關，有時又分開為兩個機關，也不知道變換過了多少次。

遠者不論，即以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以後而言，對於農林工商業務的行政機構也調整過若干次。最初是分設工商和農礦兩部，後來合併為實業部，再改為經濟部，到了二十九年間又分為經濟與農林兩部。政府遷臺以後，又把兩者合併為經濟部。我想將來光復大陸國土以後，工商和農林方面的業務加繁，經濟部可能又要劃分為若干個部，各別獨立行使職權了。農林部雖是中央的一個行政機關，但所轄的技術單位很多，如果由一個研究農林學科的專家學者來擔任部長，應當是比較合適的，儘管部長是政務官，不必非由專門技術人員擔任不可。可是農林部自成立到再度歸併於經濟部，曾經更換過五任部長，其中沒有一個人是學農林的。最湊巧的是第一任部長陳濟棠是一位陸軍上將，第二任部長沈鴻烈是一位海軍上將，於是有人預測第三任部長一定是一位空軍上將。結果第三任部長換了邊防大員盛世才

，雖非空軍上將，却又是一位陸軍上將，可謂雖不中不遠矣。三位部長都是軍職出身的大員，曾任封疆大吏，聲譽卓著，先後出長農林，可說是無獨有偶，是政壇的一段佳話。

作風政績各有千秋

我是在第一任陳濟棠部長任內到職的，大約經過了一年就換了第二任沈鴻烈部長，三年之後又換了第三任盛世才部長，因此我對於三位部長的作風與業績，都有相當的了解。農林部初成立的時候，正當對日抗戰的艱苦階段，政府財政極度困難，農林部的人力財力都很缺乏。第一任陳

部長曾經捐出一批錢財，撥充事業經費，奠定了農林工作的基礎。他更有鑒於抗戰時期，公務員待遇微薄，生活清苦，並以另批捐款，作為員工的生活津貼費、工作獎金、福利基金，因而鼓勵了士氣，人人不辭勞瘁，努力服務，成績斐然。這種掏自己荷包裡的錢出來辦公務的事例，實在難能可貴。今天我們只要求達官顯宦們不貪污舞弊或虛耗公帑，已經不很容易，還希望他們慷慨解囊以私濟公嗎？第二任沈部長歷任軍政要職，雖曾風雲際會，却是兩袖清風，他雖無力捐助經費，却制定了適應戰時農林生產需要的政策，提出了「開發、利用、改良、推廣」的主張，在全

國各重要地區設置「推廣繁殖站」，督導人民改良品種，應用科學方法以增加生產，成效極為顯著。抗戰後期四年中，全國各地糧食生產普遍增加，軍精民食供應無缺，這便是他主政農林期間的偉大貢獻。第三任盛部長在任不久，他認定發展農林事業必須有優良的技術人員，從事全盤的革新與改進，因此選派了很多中下級的農林技術人員，赴美實習，為農林建設培植了一批基本幹部。尤其是他用考試的方法，選拔赴美實習人員，真正做到了「選賢與能」，決不利用機會牽引私人，殊足稱道。

談到為人作事的風格，三位部長確是各有千秋，互不相同。第一任陳部長是「渾厚」，頗有「垂拱而治」的作風，對於部務不大過問，授權次長以下各級主管人員負責處理，他只在重要的政策上作決定。第三任盛部長是「果敢」，對於一般部務，多半採取「不求甚解」的態度，也是授權各級主管人員處理，但對於某些重要關鍵問題，往往堅持己見，不願任何阻礙予以執行。第二任沈部長則是「精明」，他對於部中事務，無論鉅細，都肯下研究策劃的功夫，有獨到的見解，凡事必求其澈底實行。他的特長是「事必躬親，洞燭機先」。這種勇於負責的服務精神與卓越的才能，求之於一般的達官顯宦中，確屬少見。

我在部裡的職務，最初是在秘書處擔任審核文稿的工作。第二任沈部長就任以後，特別成立了一個「業務工作設計考核委員會」，主管編製業務計劃和考核工作成績，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發展單位。我調任這個單位的執行秘書，主辦計劃和報告的編審事宜。沈部長與我是小同鄉，並且是我的父執輩，但是我未曾利用這種關係與他接近。後來，由於我的工作很有成績，才逐漸得到他的讚許，交給我許多重要工作，並且時常教導我，使我增加了不少的從政經驗，也學習了不少為人作事的珍貴修養。

專家次長三朝元老

農林部改組了，沈部長調任中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的秘書長，他要調我到那邊去服務，但是盛部長却不允許我辭職。此公初到任不久，與我並無絲毫淵源，何以會有這樣一個不合「常情」的決定呢？蓋依常情論，新到任的主官，夾帶中莫不有大批的「新貴」要等待上臺，只怕舊有的人不走，甚至於還有向前表示希望多讓幾個「缺」的，豈有接到了舊有人員的辭呈而不予批准之理乎？所謂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，原是我們官場中的傳統風氣，新官上任以後，總希望舊有人員多多「讓賢」；似乎成了情理之常。但是盛氏與我素昧生平，却否定了這個「常情」。豈非怪事！原來農林部有一位常務次長錢天鶴先生，是一位農業專家，原任經濟部時代的農林司長，農林部成立後出任次長，部長換了三位，他却一再蟬聯次長，是農部的一位「三朝元老」。錢次長

對於我在部中的工作成績是非常明瞭的，當我提出了辭呈之後，他便建議盛部長挽留我，他自己又約我長談，勸我不要離部。因為有過這一段緣由，我便不曾轉職到中央黨務機關去。從上述的一段事實中，有幾點官場中難得一見的美德，似乎值得一說。第一，由於我在部中善盡職責，成績不惡，所以沈部長常命我承辦重要工作，並予教導，他自己調職以後，也約我隨同去服務。當時我雖沒有去成，但抗戰勝利以後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便調我去擔任省政府主任秘書，以後又派我充任過兩任縣長。沈氏雖是我的同鄉前輩，但他之一再提携我，絕非憑藉私的關係，因為我與他並無私的淵源。我敢於自豪的說一句，他之利用我是為了「為事擇人」，當然也基於他有培植後進的雅懷。我記得他常訓誡部屬說：「為公務員者必須崇法務實，選賢與能，公正廉明，有為有守。」這幾句話看起來是老生常談，其實是最高的為政哲學，會說這幾句話的人很多，但是能切實做到這句話的究有幾人？他的這段話可說是言簡意賅，語重心長。問之於今天的許多達官顯宦輩，閣下也曾有此抱負乎？閣下的所作所為並無違於這幾句話的原則乎？我看敢於作正面答案的恐怕不多吧！第二，身居高位的主官，對於一個所屬職員的去留，往往漠不關心，假如要關心，大多是分析該職員與自己是否有「關係」，如果是自己毫不認識的人，當然悉聽尊便，任你遠走高飛，決無勸勉慰留的雅興，而且既有缺出，便可安置私人，豈非正中下懷？但是盛部長並不作如是觀。他就任不久，我就提出辭呈，我與他

不但沒有絲毫情誼上的關聯，他根本就不認識我，照說決無慰留之理。他却採納了錢次長的建議，懇切的留我繼續在部中任職，無非是聽信了錢次長的進言，認為我是一個可以善盡職責的部屬，所以並不因為我與他毫無關係而捨棄我。這便證明了他有大公無私，擇人而用的精神，而且能採用其幕僚長的意見，深信不疑。反觀今日的若干主官，往往分別異己，製造小圈子，而且不納忠言，獨行獨斷，遂使官場中的人員進退，雜亂無章，親戚故舊可以飛黃騰達，有才盡職的人反少升遷機會，距離選賢與能之說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。第三，錢次長肯向接任不久的新任部長作有關人事方面的建議，充分證明了他的負責精神。照說他是以專家身份因而蟬聯的次長，並不是與新部長同進退而來的「圈子」中人，為了「好官我自為之」，儘可大事不問小事少管，自不宜作足以阻礙新部長安插「新貴」的建議，而他偏偏建議新部長挽留我這個自動辭職的人，豈非太不懂得作官之道麼？在今日的官場中，大概很不容易找到這種傻瓜的。君不見一旦機關改組，如果自己是原來的副首長或幕僚長之流，幾經奔走鑽營，終於保持住了原來的職位，等到新任上臺，便賣盡氣力，或大力揭穿前任首長的瘡疤，或設法排擠舊有的人員，以便讓出空缺，供新首長「用新人，行新政」哩，自己便可憑藉這種「忠貞」狀博取新首長的歡心與信賴了。這便是今日的作官之道，也是叫人看了不能不搖頭嘆息的官場現形記。錢次長的作風剛好相反，怎不令人欽佩。

風度高雅寬恕敦厚

寫到這裡我想起了當年的一段趣事，可以說明錢次長與我之間的公私關係，更可以看出他為人處事的風度之高雅。那是沈部長任內，我擔任「業務工作設計考核委員會」的執行秘書，各種編審工作極其繁重，而且部次長還常有交辦事件，有時我真感覺得忙不過身來。一個寒冷的冬天，錢次長命他的侍從工友，來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。部次長的辦公室，與我這個單位的辦公室，相距約有一千多公尺左右，要經過一條沙路。那天大雪紛飛，泥濘滿道，我撐着一把雨傘，冒着風雪去晉見他，半小時後回到辦公室，坐在炭爐邊喝了幾口熱茶，才算解了一點寒氣。最多不過半小時以後，那位工友又來相請，於是我第二次前往晉謁。連跑了這兩次，衣服固然打濕了，那雙一再打了補釘的皮鞋，居然開始漏水，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從腳掌心向上升，好不難受人也。我回到辦公室剛好坐將下來，打算脫鞋去襪清潔一番

，想不到那位工友已經站在我的背後，笑嘻嘻的對我說：「次長請」。我一聞此言，不覺火冒三丈，情不自禁的大聲喊道：「簡直是神經病，要交代的事不在一次說清楚，三番兩次的來麻煩，教我在這大雪天裡來回的跑，是甚麼意思？要訓練我做競走選手嗎？真正的莫名其妙。」我固然發了牢騷，但是仍然去見了他，事情也就過去了。過了三四天，錢次長請我到他的辦公室，談完了公事之後，他又對我說：「許先生，爲了部裡的公務，我時常麻煩你，譬如這幾天天下大雪，天氣很冷，我還時常要請你到我這裡來跑幾次，實在過意不去。不過我要聲明，這並非是故意要麻煩你，而是要借重你的能力，幫我把公事辦好。老實說，部裡的同事雖然很多，真正能幫上忙的却很少，所謂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，我認爲你是部裡的一員大將，所以要請你多多偏勞。我也知道你的工作太繁重，心情上有的時候也許不很愉快，但是千萬不要發牢騷。在你是言出無心，別人聽了正好傳播是非，或是說你誹謗長官，或是

說你不服從命令，或是說你延誤公務，這種莫須有的批評，豈不可怕？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，當然能够了解我告訴你這段話的意思，希望你以後切實注意，同事中會有人妒忌你的才華，更會有人妒忌你的工作成績的。」儘管他說的非常含蓄，但是任何人也聽得出來是有人在他的面前說我的壞話，我在幾天前所發的牢騷也傳到了他的耳中，但是他並不爲謔言所動，故而坦白的勸勉我謹言慎行。這種厚待部屬的風度，能不令人感動嗎？如果他是一個氣量小的人，聽人說我批評他是「神經病」，焉有不惱恨之理？縱然不暗中與我爲難，當我呈請辭職的時候，決不會主動留我了，而他確是懇切的留我。這種高雅的風度，求之於今日政要中，恐怕少之又少吧！三位「上將」部長，軍人治政，政績輝煌；「專家」次長，蟬聯三任，他們不但發揮了政務官與事務官所應有的作爲，而且表現了官場中難得一見的公正、謙和、寬恕、敦厚的美德，足供從政者建功立業的參考。

轟動美國的鬼故事(下)

魯肇安

幽靈仍是和顏悅色

因爲娜姐麗華含冤莫白，飲恨九泉，所以，她底鬼魂，經常纏繞在羅勃韋納和妮兒瓊恩的左

右；她底陰靈，日夜盤據在過去與羅勃韋納所合購的那棟大房子裡，徘徊不去，時隱時現，飄忽難測……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羅勃韋納和娜姐麗華的三個女兒，以及她們家所

僱用的女管家蕊娜莉雅四人，對於娜姐麗華的鬼魂，不但不覺得害怕，在一種潛伏的下意識中，反而非常渴望她那善良的陰靈，最好能頻繁的，常常出現。爲此，蕊娜莉雅有一次還忍不住的，